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六目錄

李翺三

李翺三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翺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於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爲黔首於汴州翺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况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於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既除矣

自茲日厥後汴宋潁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潁亳人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閤下爲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耻禮義治平爲天下第一其爲信州猶建州也其爲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閤下孜孜不怠致汴州猶汝州也天下莫不幸甚而翺則喜樂乎萬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饜乎肥甘爾體未嘗煥乎綺紈爾目未嘗悦乎采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爾居處未嘗宿乎華屋爾出遊未嘗乘

乎乘黃爾祿利未嘗入於家爾名字未嘗得進於天王爾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爲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咈乎

道者時政有一不毗於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爾其爲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翱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乎萬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翱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爲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翺爲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辭河南府版牓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黄紙號曰黄卷其一條曰司録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録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歳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爲當也八九年來司録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録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黄卷則如故文爲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

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翺爲户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廚黃卷爲狀白於前尹判牓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讒惑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翺以爲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辯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翺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簡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

所過狀注判云黃卷有條卽爲故事依牓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翺爲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横過朝官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翺慮前尹遷改來者不知爲誰終獲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勑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葢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

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爲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閤下之爲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閒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來爲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爲暑日之所

熾暴冬則爲風雪之所飄灑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爲待一
司録過厚而不爲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辯之
因而獲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閣下
曹掾非爲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辯焉此亦可歎也
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思慮或有所未
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爲水火酸
鹹以相承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
盧司録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閤之可也伏望不輕
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直無以越

職出位言爲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旣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

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

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翺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況乞得餘年退修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比二疏尚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爲不誠之言也王

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可知其旨但以常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來兩施子粗得其說未及就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況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爾退修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兄弟爲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以修所知之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於位

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矣以舍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强發斯言乎

答泗州開元寺僧澄觀書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詞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惑乎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詞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詞

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詞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詞云云秦始皇之嶧山碑其詞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誡勸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詞可遷於鼎鼎之詞可遷於山山之詞可遷於碑唯時之所紀耳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聲音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

勞爾非所謂勒功德誡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承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當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不忍爲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詞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翺之詞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

以通意且爲別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于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

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韋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杜陵韋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

傳論語老聃莊周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後摭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爲月錄

八駿圖序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趫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趚黃騕褭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

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
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眞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
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

卓異記序

聖唐帝功瓌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而
殊常輝昔而照今貽謀記敘家世崴範奉上虔密不自顯
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爲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
言行巳貞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奸雄之跡覩而益明
自勵廣記則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警惕

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怪未得諦言非有所用俾好生不殺爲仁之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謀自廣不俟繁書以見其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在檀溪李翺撰

去佛齋論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染流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浸淫於魏晉

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於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於禮者存諸悖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茍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冦莊周所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

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

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堦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

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戎乎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國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違衆不祥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翶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謷然而是之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昡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蚩蚩知道者

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

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之羣而訧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可知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蓋在此而已矣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七目錄

李翺四

李翺 四

辨邪箴

居士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敝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蓋旣析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

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顔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詎自宅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陸修檻銘

晝日居於是窮性命於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於是有客曰𧺆銘於是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旟旟六桷四楹褎重架虛欒栱不設簷蜚祛祛麗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紓吏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鄰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寺丞相所言乃下徵書復官於朝以解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羣舒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翶

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罹於天菑波沈火燔既浮爲薪既蜚爲塵澄觀之功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復其勤有加於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於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數千僧戮力顧昭其績乃銘於石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渤之截南陂築堤三千

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爲湖人得其羸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翺詞以紀之詞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漭漭南陂冬乾夏滮九江暴漲潛潮逆流東南百步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飊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壅壘路車軔其輈童嬰淪墮老婦號愁歷古迨玆孰爲堤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闤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𧦬讙相勵不督而勸堤既成止罔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爲瀦水蒲莞菱芡鴻鶬鱣鯉唯其

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天終

雜說上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

無久覆乎上地文裂絶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愼也夫毫氂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爲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爲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

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藳目之明宣心之智而敦教化風俗期所以不怍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辨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己質形虛爲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己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己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己其或悠然先

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爲管仲也孟子又不肯爲曾西向使孟子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子雖被訕謗於天下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西孟子而與之昌言哉

雜說下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與皆爲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麟龜固將噬之而亡之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食加於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而不能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旣而麟傷於毒伏於窟龜屛氣潛於㲉蛇偵龍之寐以毒攻其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知鳳說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鶻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耶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耶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某乎是可知也陽貨之狀

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貨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耶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鸇鶡鴻其肯鳳之耶是鳥也其形如斯羣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鬉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

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

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遊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犁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

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於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於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怪者因謬謂王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翺與陳相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淨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翺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翺奉牲牢祭於山致帝命遂使斵木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於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於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謂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

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歡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篤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備爲宗資

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月高極明萬物潛休遠無微聲坐久夜靜目亦將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後名子欲代弓力雖不能志願

如初自昔及兹未嘗汝漸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
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聽汝心
好惡灼若天星動比孔某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諂汝者榮
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
前志利汝薦汝每憂不曁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
我道無二曰予虛言鬼神來稟汝實異兹翻然汝作瘡疣
生心洗刮不落巧蔽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謦我如縛
人或美我汝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
之腹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爲汝之辱動多尤悔

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强婢妾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長須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爲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歎息吐氣掩鬱無語啟戶視之不見其處

截冠雄雞志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翔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

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闘而曹奔於粟旣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楹之梁截冠雞又來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翺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

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必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名名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荅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禀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雞義勇超於羣羣皆妒

焉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𤯝而燒也人知其勝之於水矣勝於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

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之政尚忠殷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非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

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型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撻

於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寵其妻或嬖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旣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如已者言之則爲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爲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

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政爲何有如不思而肆其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囂然不復其性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乎仲尼也潢汙之渟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於海吾惡知其異於淵之自出者邪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載拜於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

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

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

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

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者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

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

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於戲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

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

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

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

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説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
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
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
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
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
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

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則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

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勿失

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旣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乎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

昬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昬而不思其昬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

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